

● 殷海光作品系列

殷海光學記

殷夏君璐 等著

賀照田

編選

Yin Haiguang Xueji



上海三聯書店

● 殷海光作品系列

殷海光學記

殷夏君璐 等著
賀照田 編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殷海光学记/殷夏君璐等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7

(殷海光作品系列)

ISBN 7-5426-1944-6

I.殷… II.贺… III.殷海光—评传 IV.B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60327号

殷海光学记

著 者/殷夏君璐等

编 选 者/贺照田

责任编辑/王笑红

特约编辑/黄曙辉

装帧设计/范峤青

监 制/沈 鹰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anlianc@online.sh.cn

印 刷/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2004年7月第1版

印 次/2004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字 数/350千字

印 张/17.75

印 数/1—5000

ISBN7-5426-1944-6

C·61 定价:32.00元

出版说明

殷海光(1919—1969),湖北黄冈人。早年求学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1949年赴台。曾任《中央日报》、《自由中国》主笔,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殷海光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他继承五四的精神和传统,一生为追求真理而奋斗;他称自己为“五四之子”,是“五四后期人物”。在台湾的二十年间,他反抗专制统治,追求民主自由,致力思想启蒙,成为当时台湾知识界的一面旗帜,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青年学子的精神导师,也因此受到台湾国民党当局的迫害。殷海光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在抗战时期,曾毅然投笔从戎,是当时第一个从军抗日的研究生。

殷海光一生撰写了大量的文章、著作,批判专制极权,传播民主理念,这些著述以其深刻的思想、缜密的逻辑、饱满激情的文字影响了海外知识界和民众,在民主思想的启蒙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直到今天,包括大陆知识界在内,仍有不少爱读殷海光著作的“殷迷”。

我社曾在二〇〇二年出版了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我社决定推出“殷海光作品系列”丛书,在近期内陆续出版。该丛书除包括殷海光的主要著述外,还将包括一册由多位著名人士合撰的殷海光

纪念集,并在条件成熟时推出一本资料翔实、评述客观中肯的殷海光传,以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理解殷海光的思想,了解其高尚人格。

殷海光师从哲学家金岳霖,又深受罗素、海耶克等人的影响;他的整个学术思想有两大支撑——逻辑经验论和自由主义观念体系。因此,殷海光反对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严重的误解,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实践采取了偏激的立场,对此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因而丛书出版时,我们对这些内容作了删削。尽管如此,其著述中仍可能存在一些不妥的叙述,希望广大读者能以批判的眼光、独立思考的态度来阅读。

同时,我们也希望学界朋友尊重和重视殷海光先生在艰苦的境况中所作的思想探索,切勿简单“绕过”或轻易“超越”思想先驱(不仅仅是对殷海光)。殷海光的著作和思想,是二十世纪中期汉语思想界的耀眼华章;他所成就的道德人格和智慧,是值得知识界珍视的精神遗产。与经院思辨、文本演绎相比,在社会板荡和生命经验中获得的学术思想成果更为可贵——这是人类的真智慧。

上海三联书店
二〇〇四年四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1
殷夏君璐 永不能忘的日子	1
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6
殷夏君璐 记忆的苍穹	12
殷夏君璐 《殷海光全集》序	18
殷文丽 父亲为我造了一个园子	20
徐复观 痛悼吾敌 痛悼吾友	23
徐复观 对殷海光先生的忆念	30
朱谱惠 哭海光	41
沈醒园 忆故人，忆斯人	43
许冠三 我的朋友殷海光	47
牟润孙 悼念殷海光	57
胡欣平 忆殷海光兄	64
傅乐成 悼念殷海光兄	70
夏道平 纪念殷海光先生	77
聂华苓 殷海光	
——一些旧事	83
何友晖 敬悼殷海光先生	99
韦政通 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1965—1969)	103
韦政通 殷海光与新儒家	124
林毓生 殷海光先生对我的影响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代序二	130

张 灏	一条没有走完的路 ——为纪念先师殷海光先生逝世两周年而作	151
黄展骥	殷海光教授：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159
林悦恒	我对殷先生的印象 ——纪念殷先生逝世二周年	174
陈鼓应	殷海光老师和我的一些往事	179
叶新云	琐忆殷海光老师	192
成中英	追述殷海光先生与评价殷海光思想	201
杜维明	三年的畜艾 ——为纪念一位泪干丝尽的知识分子而作	208
汪荣祖	屈莱果与殷海光 ——记一段珍贵的友情	224
陈平景	与殷海光师三日游 ——殷海光先生去世十五周年	232
张尚德	回忆殷海光教授的病与遗言	240
王晓波	悼念我的老师殷海光先生	244
王晓波	殷海光先生临终日志	255
孟祥森	殷海光的最后夜晚	260
胡悲尘	自由思想者学人殷海光教授安息自由墓园中	276
林毓生	殷海光先生一生奋斗的永恒意义	278
陈鼓应	殷海光先生所留下的 ——纪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九周年而作	289
韦政通	“自由”和“存在”的对决 ——略论殷海光先生悲剧的形成	305
张 灏	殷海光与中国知识分子 ——纪念海光师逝世三十周年	318
李明辉	徐复观与殷海光	325

刘福增	殷海光与台大	360
林毓生	两种关于如何构成政治秩序的观念 ——兼论容忍与自由	375
钱永祥	殷海光先生的民主观与民主的两个概念	411
钱永祥	自由主义的政治性格 ——殷海光与罗尔斯的对照	426
林正弘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民主科学观 ——殷海光先生的西学中用	443
罗业宏	胡秋原对殷海光的诬评 ——评胡著《逻辑实证论与语意学及殷海光之诈欺》	466
许冠三	殷海光:走科际整合的路	483
傅大为	由台湾思想史中的一个历史转折看发言权的取代 与转型:从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过渡到金耀基 《从传统到现代》	499
顾忠华	殷海光与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	518
附录:研究、评论、纪念殷海光文字一览表		533
《殷海光学记》编选后记		558

永不能忘的日子

殷夏君璐

殷海光一生受尽折磨,但是,正因这些苦难磨炼成他不屈不挠、不怕困苦的性格。他从小到现在遭受过许多不合理的情况,亲眼看到许多人性的丑恶,及切身体会到愚昧和无知所造成无数加于人的苦难,使得他极端的求真,求合理,求完美。他为真理,为坚持自己的原则牺牲他的一切,为追求合理,说出多人不敢说的真话,为求完美,对别人苛求,对自己更苛求。这些皆使他遭受到悲剧性的生涯。正因如此,我们才仰慕他、敬爱他。我们总不能既欣赏他有如此的风骨,又希望他心宽体胖延年益寿。林毓生写给我信中的一段最能代表我们的心意,他说:“殷先生生命中追求的目标是否达成,似乎不是最要紧的事,他追求奋斗大仁大勇的精神是永恒不朽的。殷先生在天有知也一定会同意我这个看法。因为殷先生一生为学术、自由、正义的奋斗,实导源于人性中最真实的成分,只要人性本身是永恒的,这种精神也是永恒的,至于世界上的成败,都是不相干的事。换句话说,如果殷先生在乎世间的成败,他也就不会对自己的理想那样坚定不移。”

海光去世后,曾有几位同学对我说:“师母,你与老师一起二十年,你一定比别人更懂得他的思想,你应该写些关于老师思想方面

的东西。”事实上我对我丈夫的思想一点也不懂。结婚后，纯粹做个家庭主妇，对海光喜欢吃的菜，喜欢吃的点心，那就有研究得多了。

跟海光熟习的人皆知道他的个性强烈，喜怒分明，好恶极端，他本身就是一个很特殊的题材，可惜我缺乏写作训练及天才，无法表现出我内心的感受。现在，我试着写几段他日常生活的小故事。

穷教授开洋荤

三年前的一天，夏道平先生请海光去国宾大饭店的摘星楼（在第十二层）喝咖啡。海光跟着夏先生走进国宾，只觉大厅无边摸不到方向。夏先生走到服务处询问，那儿的服务小姐指示他们乘某座电梯。等跨进电梯才发现须由自己开的，海光说：“夏先生你比我懂，你来按钮吧。”夏先生研究一番后按了一个钮。等了一会，还不见到。海光最怕空气不流通，只觉越来越闷，非常难受。又等了好久，海光忍不住问：“即是一百二十层也应该到了，不知怎么回事？”夏先生说：“再按一个试试，按这个好不好？”海光说：“要按你就按，我不敢负责。”夏先生按了一个钮，电梯门突然打开，一看仍在一楼，两人只好走出电梯。夏先生提议爬楼梯上去，海光马上附和。两人便爬楼梯到二楼，但是在二楼怎么也找不到楼梯去三楼，只好又走回一楼。海光怕受洋罪，打退堂鼓说：“我们到别家去，何必一定要在这里。”夏先生说：“不行，既来了，一定要找到。”说罢，便到处找。终于找到有人开的电梯，这才到达摘星楼，偏巧那天摘星楼不供应咖啡。两人又得找地方，结果找到一处供应咖啡。走进里面灯光幽暗，慢慢才看清楚卡座上皆是一对一对年轻的情侣，想退出已来不及，两位老先生硬着头皮坐下，看见不远处有位女士正在一边弹琴一边唱歌，夏先生碰碰海光，一本正经地说：“你看，

是真的人在唱歌呢。”

打 电 话

海光怕打电话,他一生最多打过四次电话。平时皆由我代他打给友人。有次我鼓励他练习一下,我陪他到有电话的地方(一家药房),我将号码拨好,听见对方有人声,马上递给他。海光紧握听筒,紧张得几乎听不见对方的声音,慢慢额头冒出冷汗,打完后好似快昏倒的样子。我赶忙抓住他的手,哎哟!好冰啊!

这次他住在台大医院,有天打电话到我工作处,“Mrs.殷,为听从你的命令,练习打电话给你。现在有四点报告:一、什么什么……,二、什么什么……,完毕。成绩如何,不错吧?”声音很轻松愉快。“不错,打九十分。”我笑着回答。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打电话给我,也是最后一次。

书 迷

殷海光爱买书及爱喝咖啡是同样出名,因而他的朋友及学生常常送书及咖啡给他。他每月买书费为数不小,遇到枯水期,颇影响家庭经济。有时我不免劝他少买一点,假如正逢他身上没钱时,他会更彻底地说:“我下次一定不买书了。你看,爱因斯坦的书架上,歪歪倒倒五六本书,要那么多干嘛?”但是一到手边宽裕时,又会上街买一大堆回来。

对他的书,海光有许多禁忌,例如书架的横档上绝不能放食物、茶杯及抹布。有时因大意放了一下,被他碰见,若不生气也会很严重地说:“嗯,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几年前有次海光捧着一本亚里斯多德的著作,教站在旁边的文丽读 Arisotle,那时文丽正在

换牙,没有大门牙,念到 totle 喷了一些口水在书上,海光紧张大叫:“哎哟,哎哟!”急忙掏出手帕小心地擦了又擦。

当这次他病重时,收到友人寄来的书,总要高兴一阵子,精神也好多了。他把新书放在枕头边,不时看看摸摸。我拿他的书时,他总是提心吊胆地注视着我的动作,一面说:“秀气一点好不好?”

他常常对文丽说:“爸爸以后把书全部送给你,这是爸爸惟一的财产。”可惜文丽太小无法接受她父亲二十多年的心血。海光临终前嘱将他的书全部捐赠给台湾大学。

愚公造山

古时有位愚公移山,二十世纪有位愚公造山,即殷海光是也。一九五六年的秋天我们搬到温州街台大宿舍,这栋房子虽不大,院子可不小。刚搬进来满院垃圾,没有一棵树。我们拿出西部拓荒的精神,辛苦经营,使一片荒地变成有山有水的小花园。

靠院子西边是一条四十一公尺长的空心砖墙,海光沿着墙挖一条护城河,沿着墙的河堤上种一排树。河里种了白色及粉红色的睡莲,此河海光取名为愚公河。用挖河的土在院子中央堆成一座小山,他一铲子一铲子地挖,一铲子一铲子地堆。即使做这种粗活,每一点也要满足他那求完美的心理。他不喜欢的东西如煤滓、瓦砾等一定要从土中挑出来,所以也是一铲子一铲子地挑,这样做了三年多,小山才略具规模。

这座小山的西端是杜鹃中心,到春天杜鹃盛开时,是我们殷家园最美的时光。东边种了许多树木,有圣诞红、咖啡树、榕树、桂树及番茉莉。海光在山顶上做了一个水泥桌及几个凳子,并用本园出产的树木围成栏杆。离桌子不远处做了两个水泥炉子,这儿海光取名为“殷夫子读书台”,此山叫“孤凤山”。在山脚下海光也做

了一套水泥桌凳,和一个小小的游水池,夏天海光 and 文丽常在这个小池内泡水玩,海光套着文丽的救生圈双手一划一划的,有时救生圈歪了,海光紧张得大叫:“啊!啊!”一副老宝贝的样子,真令人发笑。

海光做起水泥工,真叫人吃不消。我最怕他把做好的,因不满意一次又一次地打掉,再重做。这座游水池至少改建过五次之多,前后共用了二十多包水泥。我对他说:“你做水池用的水泥,够别人盖一栋小屋子。”做水泥桌子,因嫌桌面不够平,水泥一层一层地加,涂了又涂,桌面越加越高,等对桌面满意了,凳子又嫌矮了,于是又要加高凳子。常常做到天黑仍不停工,我一道一道地催他休息,总是回答:“马上好,这是弄最后一次。”等到最后,我拿出电筒照着他工作。“真是我的好太太。”这下他又高兴了。

在他一手经营的花园里,我们度过无数美好的时光。清晨我们在山下的石桌上享受早餐,我们一边喝红茶,一边谈天。时而看天上的浮云,时而欣赏他种的玫瑰。我们曾在山上的炉子上烤肉,烤红薯,煮咖啡招待好友。月夜,我们一同欣赏水池中月的倒影,山坡上的白杜鹃在月光下更显得皎洁,满院散布着番茉莉迷人的香气,我们常徜徉至深夜。

现在愚公河的睡莲依旧盛开,山上的桂花又在吐露芳香,可是我再也不能与海光一起闻花香,一起喝咖啡。记得他坐在我对面的石凳上对我说:“我们过的是百万富翁的日子。”我说:“哪里,百万富翁哪有我们这样悠闲的心境。”

《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节:“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我想,这句经句正是描写海光与我共同度过的这段永不能忘的日子。

附：

“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七月底老师身体开始有显著的恶化，脚及腹开始肿，接着面颊也肿。八月二日我接周益川中医师到家看老师，周医师诊察后，对老师说：“莫要紧。”（台语没有关系的意思）这对老师又鼓起求生的希望，他说他愿意再做一次试验。（六月间在台大医院注射一种日本新药，人受了许多苦，结果对治癌并无效。）吃了周医师的药后，脚肿渐消，胃口有时坏有时好。人虽然慢慢消瘦，精神还算不错，只要与友人、同学谈学问谈问题，精神就百倍，尤其与张灏同学常常可谈一个多钟头。

到了八月下旬，人更瘦了，胃口更坏，每天一共喝半杯豆浆及数茶匙 Baby food 度日，周医师的药种繁多，一天要吃七八道，每吃一次就如打一次仗，因吃下去胃部感到很不舒服，有时会引起呕吐，常常吐完了，休息一下，又继续吃下没有吃完的。有时吐完了还没一下又拿起书看。我们请了护士每天给他注射多种维他命，我的嫂嫂詹之丽大夫隔一天给他注射 500c. c. 多种氨基酸。詹大夫说周医师的药虽治不好老师，但他处理得很好，使老师觉得比较舒服，且病情恶化得比较慢。老师这时已瘦得皮包骨，腹部肿得很大，体力衰弱，但仍勉强起来洗脸、刷牙，有时洗澡洗头。每次我帮他洗澡看见他的身体真想抱住他痛哭一场，像这样的身体别人早就倒下去了，你怎么还能站起来走到浴室洗淋浴（我们没有澡盆）。

老师精神越来越差了，陈鼓应及张尚德同学的笔录早已停顿

* 这是殷夫人夏君璩女士给朋友写的信，叙述殷海光先生逝世前后的经过。

了,来探病的客人多半被我拦在大门外,因为每次谈话结束后老师会觉得很不舒服,不过老师很喜欢与怀恩堂的周联华牧师谈,他们谈过几次,周牧师对神学研究很深,周牧师所讲的引起老师莫大的兴趣,并请周牧师写下几本重要的神学著作,说以后要买来看。周牧师离去前,老师总请求为他行按手(按在胃部)祷告。九月初老师已无力气起身,因他的房间东晒,早上抱到我的房间,下午又搬回,以前是他自己走,后需要人扶,现在由我抱来抱去(可见瘦到什么地步),大小便皆在床上处理。每天喝数道极烫的蒸梨水或清茶。周医师的药大部分停吃,因老师说吃了没用,算了不吃!他越来越不舒服了,我看他在支付更大的忍耐力。睡眠也越来越短,常要吃滚烫的梨水,虽然一次只能喝三四口,从扶他靠坐起,到喝完躺下总要花半小时以上。中午或晚上吃数茶匙 Baby food 也要花半小时之久,一面吃一面听唱片(小夜曲,小提琴独奏)。因为太瘦了,加以卧床太久,骨头全睡痛了,他毫无力气翻身,所以时时要帮他翻动,并随时全身按摩(尚德常替老师按摩)。每天下午我读圣经或念些小故事给他听。他觉得难受时就要我按手在胃上为他祷告,每次祷告后他便安静睡去。在八月中旬老师问我:“我死后,你跟 Abby 怎么办?”我把我的计划告诉他……朋友及同学定会帮我忙的,他听了我的话后好像安心多了。他有次对我说:“你本来可以过很幸福的日子,可是因为你嫁给了我,这些年害你一直过焦虑、恐惧、担忧的日子,我的病又把你拖垮了。”第一句话可真可假,后两句话我当之无愧。两年前老师得病我便决定“牺牲到底”,只要我丈夫有一口气,我要想尽方法救他,无论任何方法,只要他肯接受尝试我们就尝试,也许成功,也许失败。现无论老师如何难受,他总不忘说“请”,你为他做了事情,他一定说声“谢谢”,他只要稍微觉得很舒服时,一面面露微笑,一面说“感谢主”,然后像婴儿似的乖乖地睡着。

张绍文、鼓应及尚德他们常常来，看老师的情形主张住进台大医院以防万一，九月十二日早鼓应请毛子水老师一齐去台大医院交涉到公保二等病房的床位。下午查良钊老师、周牧师、陆颂熙教授（怀恩堂董事长）、鼓应、尚德、张绍文、廖融融、韦政通等皆来我们家劝老师住院治疗。老师说不能治疗了，进医院有什么用呢？经大家劝说后，老师总算同意了，他说：“我现在不能自己起来大小便，要住头等才方便。”台大医院头等病房很不容易得到，马上要根本不可能。鼓应说他明天去交涉，一有马上搬去。当天晚上九点多，老师突感不适，他说他不行了，要马上去医院，我急忙打电话给鼓应请他马上去台大医院借救护车来。鼓应不久来了，没有借到，我就去找台大医院主任刘培勋先生请他设法，回到家老师越来越不行，手脚冰冷，全身流冷汗，老师说 he 不能等，要坐 taxi 去，但是老师一动也不能动，如何能抬进那样小小的门？这时来了许多朋友及同学，大家心急如焚，宋英女士、王子定太太也来了，十时多刘培勋太太坐着救护车开到我家大门口，当时真像天使从天而降，工人用担架把老师（连垫的褥子）抬进救护车，正要开车时毛子水老师也赶来了。鼓应和我随车同去，一到医院门口便冲进去赶办住院手续。老师进到病房时是十一时二十分，医生稍微检查后即给注射大量的葡萄糖，人就慢慢平静下来。医生说血压及心脏皆正常，随后尚德也赶来了。一点多我们离开医院，留我弟弟在医院照料（我弟弟叫夏邦胜，在高雄海关船上工作，听说老师病了，赶来帮忙）。一夜非常平安，常常要替他翻身、按摩。十三日精神恢复些，多时半闭目静静地呼吸，偶尔与友人说一两句话。这时经常是鼓应、尚德、张绍文照料各种事务，张绍文也是台大毕业的，现任国际青年商会总干事，又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他有小包车可以跑路办事。

慢慢知道老师住院的人多了，探病的人也多了起来，多半是台

大同仁、老友及同学们，看见老师形同枯槁地躺在床上，无不伤心落泪，而且转移目标，不是来安慰我，就是鼓励我。廖融融（张灏太太）一直陪着我，又照顾我。老师两天来滴水不沾，全靠注射维持生命（但是打多了，肚子更为水肿），人更瘦得可怕。我虽请了特别护士当夜班，同学们仍轮流夜间照料，我就回家休息。十三日下午我们问老师想看什么人，老师先摇摇头，接着又问：“Abby 呢？”四点多钟我嫂嫂带文丽来到她父亲的床边，文丽拉着她爸的手对他的耳朵叫了几声“爸爸”，老师睁开眼睛望着文丽笑笑对她说：“做个好孩子。”后又闭上了眼睛，十三日夜仍很平静。十四日上午精神更差了，探病的人走到床边叫一声，他多半会点头笑笑，有时睁开眼注视一下，下午觉得胃部非常难受，请医师注射两针镇定剂才安静睡去。到下午五点左右精神又好起来，眼睛又有神光。周牧师来看老师为他念《旧约·诗篇》一二一篇，老师听了很感动，对周牧师说：“这诗那么美，那么纯朴。”老师并请求周牧师再次为他按手祷告。文丽的同学刘玛琦来了，老师请她吃点心，她不吃，老师还说句台语“免客气”呀。护士小姐来换药瓶，我告诉他这是注射第三瓶了，他听了吓得伸伸舌头，王晓波说注射一瓶是五加仑（是500c.c.，说错了），老师听了都笑了起来。晚间与邻床病人的朋友们谈笑，有位侨生是政治大学的学生，老师问他知不知道夏道平与易君博先生，他说他上过他们的课，老师告诉我我与夏道平是二十年的老朋友，与易先生是二十五年的老朋友。到晚上八点特别护士来接班，我要回家去，我问老师需要什么明天我好带来，老师笑着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看老师这样好，同学们都说这是回光返照。

十五日早上情形转坏，我嫂嫂詹大夫一看见他的样子眼泪就夺眶而出。十点多宋瑞楼大夫来诊察，然后对我说殷先生没有希望了。至此老师更瘦得不成人形，感觉渐渐消逝，整天静静地呼